

雨 後

自爺爺住進養老院後，我首次和家人去探望。那是個大雨淋漓後的午後，雲氣靄靄，大地仍是灰濛濛一片。車子駛過鄉間道路，激起地上泥水濺至車身，一股春天草木新生的土壤味兒湧了進來，好香啊！沁涼的味道淨化了心脾，經一番豪雨洗刷，萬物更加蓬勃旺盛了。不同於市區的髒污空氣，此處倒像清淨純樸的世外桃源，在這裡，爺爺的身體定會有所起色的吧！

也許是我踏進養老院的那一步過於魯莽，扼殺了外頭所有鳥囀蟲鳴的聲音。院裡靜謐得十分詭譎，工作人員緘默地垂著頭坐在櫃台裡辦公，恍若惶恐一開口就會打碎這萬年閨靜的魔咒。爲了不打擾他們，我和家人獨自去尋找爺爺，走進後排一間房間，卻被各個躺在床上的老人了無生氣的面孔嚇得奪門而出，仍找不著爺爺在何處，無奈下只得繞回大廳，詢問櫃檯人員。

「請問…」爸爸試探地開口，驚見那櫃台小姐緩緩抬起神色渺茫的臉後，口氣稍稍退縮了，「…請問，陳○○在哪號房？」

「陳○○？」只見那小姐挑高眉梢，語調中滿是疑惑。她轉身問身後的同事：「你知道陳○○是誰？住幾號房？」

「他好像是上次那個…」

「喔…」那小姐似懂非懂的含糊應著話，回過頭告訴我們：「在那裡。」她的手指指向茫茫一端，縹緲又虛無，若是再細問她，只怕她連自己說的那裡究竟是哪裡，都不得而知吧。

當爸爸看見爺爺那如山脊般嶙峋的身軀、被捆綁固定在床緣的蒼白雙手、和鼻子戴著塑膠細管時，不禁懷疑自己是否走進了病院？登時心中萬千思緒洶湧波濤，雙唇怔怔微張著，顫抖地喊了一聲：「爸——」聽聞聲響的爺爺睜開和眼眇拉扯的沉重眼皮，瞪大雙目看著我們。

「爸，是我，我們來看你了。你還記得她們是誰嗎？」父親面色忸忸，指向一旁的母親、妹妹和我。自從爺爺中風後，腦筋就不甚靈活了，常常太久沒和誰見面，就會忘了誰的名字，父親常藉此方式詢問爺爺，只盼能留住一些記憶。爺爺滿布皺紋的嘴巴激動呻吟起來，咿咿呀呀，像是說了什麼，但也只會是錯誤的名字，就算是真的認得了，誰又能聽得出來？

幾月後，時節已入夏，大自然更是生機盎然，爺爺卻在此刻，悄然驟逝。據養老院院方說法，某日爺爺病情轉危，匆忙送進醫院，幾小時醫治後，醫院診斷沒事了，送爺爺回到養老院，哪知不到一天，爺爺又進了加護病房，這回，醫院稱壽命已至(昨日可是說病已經痊癒？)將爺爺送回自己的家，於隔天凌晨就病逝了。就算爺爺身體無恙，這轉來轉去的車程，他那般的高齡，累也累死了。

幸在我還來的及見爺爺最後音容，但那已不是我熟識的爺爺，不是那在我年幼時，每當回爺爺奶奶家，都會笑著拿牛奶糖給我的爺爺，說是他早晨去公園散步時，和巷口的小攤販買的。那時爺爺的身體還康健，可能是每天都有運動的緣

故。後來不知哪天，小攤販消失遁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便利商店，買不到熟悉的牛奶糖，爺爺漸漸不到公園運動，也許正因如此，身體也就一日日差了。

在爺爺奶奶家守喪的那幾天，奶奶臉上沒有掛太多情緒，只是眼角微微泛紅，似是哭了許久，卻又刻意掩飾淚痕，不願給人瞧見。奶奶談起在爺爺去世前幾天，她曾夢見爺爺，爺爺的裝束整齊，腰桿直挺挺地站在家門口，全無一絲病容，告訴奶奶他要出門到公園散步，如同往年一般。

「出門？病都還沒好怎麼出門？」奶奶驚惶地從沙發坐起，想挽留住他。

爺爺卻笑著揮手阻攔，說：「沒事啦！全好了！」

全好了。太好了。

爺爺終不再被病痛束縛，逍遙自在地到天堂做神仙了。奶奶垂著眼輕聲嘆息，牽強地勾起唇角，將沉重哀戚化作淡淡的祝福。人哪，總是寧可堅信夢裡虛渺的想像，怎麼也不願接受現實最殘酷的事實。

離開了養老院，趁著天色尚亮，一家人開車來到一面潭邊，繚繞潭水的山峰被雨水洗得碧綠，微風從潭的另一方吹送過來，捎來些許涼意。父親的手扶在堤防上的圍欄，神色早已飄至眼前這片水色山光外。他咬緊下唇喃喃低語，憤慨之情盡展其中：「人活到最後…居然這麼沒有尊嚴…！」他將視線拉回眼前，轉頭輕呼我的小名，彷彿期盼什麼似的問我：「以後爸爸老了，妳會不會也送我到養老院？」我當然不會。但我以最差的方式：沉默，回應他。對於未來，懷抱太多不定性，我也懼怕哪一天，我的否定，會被這現實扭曲成肯定。

父親等不到我答覆，也無意再追問，因為如果早知道爺爺進養老院後身體會更差，他也不會送他的父親過去；如果早知道在幾個月後，爺爺就會溘然辭世，他寧可選擇讓爺爺享樂最後天年。

如果，是啊，如果當初什麼都曉得，那該有多好。可為什麼上天在潘多拉的盒子裡徒留希望，因為一切只能是如果。

潭面逐漸明亮起來，仰首望蒼穹，藍天從雲靄中綻放笑顏。一轉身，夕陽斜斜遙掛西邊天際，眼見就要沒入山巒間的狹縫，千束光芒如萬箭般映射臉龐，亮得刺眼。